四書按稿

離婁章　按此章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独重法當分四段首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含法無以成治自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

離婁節　按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道字對仁政既指其蘊蓄運用于心者心言須知堯舜亦是借說言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爲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　又按師曠之能正五音自其聡来師曠之得擅其聡又自其能以六律正五音来也

今有節　按上言治不可無法故此緊承不能平治者正以不行先
王之道故也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意　又仁
聞本于仁心詞意不平

徒善節　蔡氏此總上兩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在上句見
徒善之類與徒法等章內故曰皆從上而斷說不拘古語

不愆節　按有下節推言先王立法之善數此節只宜在後人遵法
上說若極贊先王之法若何盡善便碍下文愆就太過邊說忘就
不及邊說道字分應上愆忘引詩正取不愆忘以見遵法者必無
過耳

聖人節　按此節不止言聖人立法之善是言聖人立法之意也此
聖人又在離婁師曠堯舜之上三段有大小無賓主　慶源謂皆
聖人所作是一塊說也但心思既竭從何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

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 此正維字之妙 仁覆天下註補後
世尤于上下文緊切
爲高節 翼註可謂智乎在勞逆上見因先王則逆而有功不因則
勞而無成此之不辨焉得爲智
是以節 翼註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思
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 爲不仁即是不仁之
惡流布於衆處
上無節 按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之綱
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
其昏玩視而不信也 又上是君下與君子是臣朝是朝廷之上
指內臣言工是各衙門指外臣言無法守是法度紊亂無所遵守

君說放縱而不守法則與犯義相碍君子若兼指君言則犯義又與無道揆相碍矣　按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又道外無法義即道度即法刑亦法度中事也

城郭節　按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强故言此以破之此節上下與上節上下不同上無礼兼君臣下無學是小民上不知礼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与為乱故賊民興賊民即奸民　又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来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有條理度曰礼皆有繩尺可守則曰法曰度

天之節　按泄々者怠緩而不真切悦從而不敢直也泄々猶沓々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共悪者以深着其怠緩悞事之罪也義主斷主宜若遠迎若沽名皆非義也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或依四或悻々都是進退無礼處

責難節　按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處故曰敬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　張侗初怠緩悅從未嘗積誠盡力而遂棄之但知歸過于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此不但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詩曰泄泄借云沓沓還未痛切

規矩章　吳因之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使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遞說下提只歸到法堯舜上故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

規矩節　因勉錄聖人人倫之至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平庸只要將聖人說得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故至字

須以無私當理立説　按至字只是的〻確不可移易之意言外便見人當法堯舜意

欲為節　按欲為君二句猶云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也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脉下四句正見而已矣之意堯舜而下不少賢君賢臣如何便説慢君賊民蓋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僅以是為法即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即未能如堯舜而志不可不法堯舜也

道二兩節　按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愛之理惟此三仁字似是心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欲明愛之理耳　又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指賊民者而言省文耳名之而幽厲遂是泛説而周幽王厲王亦在其内

殷鑒節　按此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言

三代章　按此承上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從天下說至庶人都以諸侯爲主三以字最重正得失興亡関係處上二節雙提仁不仁下二節單就不仁發發論提醒全在惡死亡三字是因其所惡而進以強仁也

三代節四　按仁不仁各兼心與政說以仁以不仁是已然效驗次節所以內亦含仁不仁是將來勢所必至廢興存亡連說正見間不容髮意天子不仁節是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興國之廢興存亡恒必由之則可見自天子以至庶人一出于不仁則皆可以致死亡可懼之甚也

愛人章　按上章專爲不仁者發此章則爲畧能仁者發治效未臻而徒責望於人要之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惟反其仁智敬而已矣能反則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于人而無益孰若求

之已者随感而随應哉

愛人節 按此非惟不尤人且若借以為吾之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 又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上見得三反字不徒空〻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礼意三人字指臣民言

行有節〻 呂晚村其身正即在反求内天下帰即在身正内節〻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引詩只重自求不重永言 張彥陵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不過即是三者中無時無處不反求故下一皆字天下帰者以仁智礼原在人心〻同此理故可必其帰然亦不重在致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挕天下深明不必外求意

恒言章 呂晚村此章原承身正而天下帰說來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下則壹是皆以身為本意已隐然在言外

按恒言是常言不是恒人之言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

爲政章　按巨室當興有世臣之謂參看就世萬世貞公尔忘私者言人主惟不得罪于天地不得罪于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爲不得罪於巨室故既能服巨室自能服國人況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德教只是以德教人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

天下章　張彥陵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以爲政于天下耳通章重畏天不重順天　呂晚村孟子得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乱而已首三代以後之天下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説精　翼註小

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説德以所藴言賢以其人言大小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

天下節　翼註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為理所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亦為勢所不得不然　嘗引此節總論理勢以見人當聽命于天上三句提起倒重無道一邊　按天心仁愛原要有亂治無亂的不論有道無道俱盡人事以自強便是順天此暗伏通章意

齊景節二　按引齊景雖証無道之天亦見徒恥不能自強以起下諸侯不能自強者絶物即是逆天溺出句只為下恥字作引耳　按此不是要他不恥受命全要他恥受命而自強不恥受命似順天而实逆自強似違天而实順蓋天兼理勢受命順勢之當然自強順理之當然先師作先輩者

如恥節　按師文王句尚虛仁字在下節必爲政於天下不惟化小爲大化弱爲強抑且化無道爲有道此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節　張彥陵仁不可爲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三句皆孔子之言呂晚村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強者言故無敵二字須照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

今也節　按今即就小國言引詩只重誰能二字以見不可不仁意

不仁章　按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要激球他覺言聽諫意

不仁節三　按首節言失其本心而不可與語忠言使含自取意下四節乃承言之也孺子之歌全是無心可以二字是水之可而非孺

子之可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意

夫人節二　按此兩節揔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救於天

桀紂章　吳因之此章是以歆動之詞感發諸侯之為仁故主意全在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四句上前三節詳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体貼得至誠惻怛真實為民意思出

桀紂節　按失天下還輕借以引起得天下耳與聚勿施即仁也王道也須說得辭細勿以為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玩尒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節三　張彥陵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

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敺而況又有不仁者之敺其歸豈不益速耶
今天下三字正民欲避之時見不可失此機會好仁即上所云與
聚勿施是也

今之節 按今之欲王者是慨嘆當時好仁之說意七年之病喻暴
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
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即此便有致王之理引
詩只證前不志於仁三句

自暴章 按此總為暴棄仁義者儆重兩自字見總註道本固有而
人自絕二句可見次節兩人字正明其所自有意自有而自失之
所以可哀

自暴節三 按自暴者是剛惡一邊喚不轉的自棄者是柔惡一邊激
不起的不可與有言有為是絕之之詞礼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

仁義二字乃実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安宅正路对上文説要見得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

道在章　按此章是為立教擇術者言上二句是喚醒他歧途下二句是指示他定地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平道以本体言事即体道工夫大旨謂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不是以天下平為遠且難也　翼註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　徐敬絃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按此對致治者言不對學者言

居下章　按通章以誠身為主首節見凡事必本於身之能誠次節

是原其身之當　誠求節先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邇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天道指天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之意非指聖人至誠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合天如中庸致曲之至誠一般

居下節　翼註此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要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　朱子誠身是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之身之謂明善只是誠身工夫

誠者節　按此節總是言理本実而人當實之也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蓋下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一節已括在內但思誠既兼知行則脩已工夫已盡于是乃又曰思誠爲脩身之本何也按困勉錄曰日脩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專指內而言也此說得之

至誠節　困勉錄誠不誠之驗首節內已有但末節則又推極言之

誠之致則至於無所不動極不誠之致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意則歸重在誠一邊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耳　胡氏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也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行爲先也

伯夷章　按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勉之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人之望重在末條且亦不專重養老一邊

伯夷節三　按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盛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工夫故末節行文王之政當泛說而包養老在內

求也章　翼註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闢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

求也節三　按引孔子言只引起下節不重強戰甚於富國者全在殺人二字盈野盈城一人如何抵得罪故曰不容於死率土地率字作由字看兩個次之云即次之也第二個次之亦是次於善戰者

存乎章　按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　又此章為徒以言觀人者發

存乎節二　按不能掩其惡是不能掩其心之惡也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人焉廋哉亦重不正邊不是說人不能廋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瞞過耳聽其言也〻字語氣注下不平　按自然而然真而無偽故曰良〻訓善非謂眸子最善觀人也又須知真偽对

照處必須以吾之胸中爲主

恭者章　按此爲時君竊取恭儉之名而發不侮人不奪人是恭儉之實惟恐不順一恐天下信我恭儉之迹而不能順我侮奪一恐天下窺吾侮奪之隱而不肯順我侮奪此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聲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

淳于章　按此章礼字只作一經字看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溺避嫌爲輕極溺爲重出處時守道爲重濟溺爲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在道字上

淳于節　張彥陵既意不在問礼只要討出個權字爲下諷言張本

困勉録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子權即是經之義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處言經權之一則全

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

日令節二　按從權不但見諸侯使有舍所學之仁義而從當時功利意援之以道句重道不外仁義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云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為道援嫂者以手援爲道如說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　呂晚村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爲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大士云天下無道故溺也此眞透闢

教子章　按此章爲常人之父子言重勢不行也句教必以正一段正見勢不行處易子而教正以通其勢之所不行也末節申明所以易教之故正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爲獨得

教子節二　按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　反字從爰

字生来悪字猶云非天倫義事也

古者節二　按易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天人不必泥相易意責善即教之以正離即相夷不祥即悪但上俱反説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而下二句帶説責善重又責子邊

事孰章　按只縁事親守身便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内所以為大々字以道理言下節総講到以事親為事之本以守身為守之本方是以其功用推暨而言也末二節引曽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之意只是要為養志之証不重在守身意謂曽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也

事孰節　彙註事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不失其身要根体親心来説盖身乃親之身也戦々兢々惟恐有失將一身精神念慮無一息不通于親方與下養志相関　呉因之謂之能事親還有許

多順親于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都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節　翼註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的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呂晚村此節似只申明上節大字意然界限要分明大字只講包括本字乃推究其實正其所以為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周通方得本字之義

曾子節三　按養志不止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故須將工文渾融統括說為妙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而曲以体之言

人不章　按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于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覷着格心說雖是以心格

心必先正己心而後君心可正然亦須默〻用些力一正君一字要提起是不必紛〻違間意一 正君承上君正說國定承上莫不正而推開說

有不章 按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蓋譽已作好況復不虞毀已作惡況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註觀人一層只帶言 朱子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過是的行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〻道好豈有此理

易言章 按此為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不當待人之責而始悔也 直解戒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遂至於憤事失人興戎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

人之章　按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故此章
不是論人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從好字生來
樂正章　張彥陵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于匪人既從子敖來齊
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
自悟從子敖之非玩未見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意
餔啜章　按正子豈有因子敖而干進之意豈有意藉其資糧與馬
之使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來思其故殊
是無謂故曰徒餔啜耳　又從來權奸得志小人多輔而佐之者
其初不必有深謀陰用恣行其惡之心不過餔啜始焉耳
不孝章　翼註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
舜為証也
仁之章　按此章見天下之道原於孝弟下三段示人以体道之功

蓋孝弟切於人仁義由此而出則所謂智禮樂者凡以体之而已

仁之節　仇滄柱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為重時解多作辨明仁義說未爲得旨實字當對用之虛言不可單对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　歸震川謂事親從兄非仁義之用不可謂事親從兄之同於用而泛焉視之亦不可

知之節　按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次節特抽出言之以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而孝弟之不可不務也　又知即知愛知敬之良知常、知孝弟而良知不蔽便是弗去弗去註解守之固須知守之固處正見得透要總屬知上說節是有箇品節可循如昏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的文章

不至直率粗鹵是也若以節文二字分貼過不及尚未容樂之寔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曾比到音樂上樂到别樣事爲樂之實華樂斯二者方爲樂之寔天性中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是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的光景手舞足蹈是形容惡可已的光景故樂之寔只到樂斯二者住以下又是從樂斯二者上説不可把下文道做樂之實者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是樂已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爲真樂故曰至樂無樂震川先生于節末徹云仁之至義之盡最有手眼

天下章　按此表舜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　摘訓天下化天下定正與天下悦相形説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悦者有所不屑其終也天下亦皆化而且定則悦而歸已盖無足言矣

天下節　按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為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

舜盡節　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柱蓋得親之事淺未可與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曰化曰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舜只盡其為人為子者而已化以心言定以分言兩項雖子與父並言其實重在子一邊

舜生章　按此見聖人心源不約而同舉舜文時地之最遠者以例其餘此即孟子自信道統意全重末節

舜生節四　按生遷卒概一生履歷雖止言地而時在其中　蒙引非舜文行中國同而所以行乎中國者無不同不曰道而曰行者蓋指行事之措於天下者言　按先聖後聖就舜文推開說其字屬

聖人言迹雖不同而聖〻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無過不及者則一而已孰有不如舜丈之如合符節者哉

子產章　徐儆弦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後世猶傳爲美談其究將窃效伯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体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

子產節三　黃淳耀政以利生欲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政以別上下上勞而下逸謂之義上逸而下勞亦謂之義此有爲政二字妙　按註雖云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也

君子節一　冀註平是極其平安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平

安。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　辨志民不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〻〇　至末言乘輿亦不能盡濟人。

君之章　按此章總是儆齊王當厚待其臣意若忠臣又當別論

君之節二　按視是心相視重在君一邊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　如冠仇即舟中皆敵國意齊王引札見君之尊大意

諫行節二　徐敬紘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　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　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呂晚村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臣似無干涉　然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正是不同　張彥陵只是重〻疊〻有加無已之意

無罪章　按士大夫固當見幾而作有國者尤當怵然自惕不可失士

大夫之心

君仁章　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非禮章　湖南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步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礼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為者大人却弗為此如魯男子之閉不納宜不是礼然設使那女子遇着獄人失節了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乱所以說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子路之死於孔悝宜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荣也其来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困勉錄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愚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

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愿之似乎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謂非禮之非義而非此章之所指矣

中也章　按此章本為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中是德性溫良才是其氣發露養之者寬嚴並用但覺之意居多樂字正從養字來養字與棄字相反照

人有章　吳因之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　王恭簡氏味道紀義的人其於義所當為或顧私而止或徇人而輟未有能有為者也若事有是非則知擇其是而從之不敢快一時之欲以紀天下後世之議心有安否則知擇其安而處之不敢徇時俗之尚以拂吾心理義之安則其於所不當為者既不以欲於欲而動則其於所當為者必不以牽于欲而止於其心之不可者既不以徇於人

而作則於其心之所可者必不以沮於人而輟縱或守有餘而才智未及然志節既定則識亦自此而可進才亦自此而可充而有為固未可量矣

言人章　張彥陵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人當別論。

仲尼章　按此為好高之人而發為字泛就行事說不專指學術註本分字正辯已甚意本分者當然之理于當然之理有所越便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一有所加便是已然甚不為已甚蒙引所云依乎中庸者是也

言不章　張彥陵信果無病〻在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　吳因之論語義之与比是把義對已見說言不以已為主而惟以義為主也此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滯固執者說言不

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私心盡化惟義所在拘執盡融

不失章　按此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者也句法是指示諸人使近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此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

養生章　按此非以養生為輕正甚言送死之為大耳當字作去聲猶今把他當事也者字猶養生之事言

君子章　按深字對淺說深造者言探玄極冥直推究到理與一毫不肯放過意以道是循序漸進無欲速無躐等意深造以道有兩層意而意則重在以道上此是自得自字根由自得是寂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寂數之字俱指

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是為居
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平時已有其不窮是為資深理得於心
而觸處洞然臨事泛應曲當是為逢原〻是萬物各有一原之統
體一原也

博學章　按此節要看註中非務多而關鍵一句意蓋學必至於反
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不能詳說已得審問慎思明辨工夫
故用力全在詳說〻之會通處即是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理
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章　按此章人字應指諸侯言善原人所同有以善服人便有
以我形彼意思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于善有涵濡之大
度有漸摩之久道故有服不服之分末二句見必須以善養人切
不可以善服人正與上未有能服人意相應

言無節　按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凡言之足以致不詳者皆実也曰無寔不祥甚蔽賢者之詞也兩寔字相應

仲尼章　按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要學者務実意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尔之下補出人有實行反至隔斷語氣使章末二句反贅

仲尼節二　按混〻二字連下讀混〻不舍是出之不窮盈科後進是進之有漸放乎四海是会之有歸有本者如是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　附震川文天下之水凡皆有從出之地其来也必有所自以洪其流于先而後極其所至之塗而其去也必有所歸以瀦其流于後

苟為節　按無本与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涸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故字緊承無本来聲

聞過情雖是說虛名之無實其實是說僞行之無實君子恥之不是空〻恥使有急〻務實意　張彥陵使浮名可继君子遂不恥寸況其必不能繼也

幾希章　按人字已庶民君子在內幾希是所性之理人獸只爭些是危言非輕言也庶物作庶事看人倫乃庶物中之切要者仁義即倫物之理之在心者君子兼帝王師相說　孫淮海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

幾希節　朱子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异於禽獸的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　按存字着力全主以心存性說君子有惟恐不存之心有不自見為能存之心有與庶民並存之〻心不

論前聖後聖不論在上在下亦不論為安為勉

舜明節　按不俟格致而表裏精粗一無所疑之謂明不俟推測而親跡上下知無所遺之謂察即其心之昭昭於倫物之同源者便是仁即其措之秩秩於倫物之散殊者便是義仁根于心而非利于仁義根于心而非慕于義凡舜之為仁為義者皆由之而不自知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禹惡章　按歷聖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但心不可見因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心

禹惡節二　按惡旨酒是遏絕之嚴以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是延訪之勤以開道心之扃鑰　又虞廷執中以傳心言此只指湯之行政說行政用人是兩項乎說俱要收拾到上心去方合本旨　又敷求哲人而帝臣不蔽賢如仲虺出自奚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

出自草野之微可也

文王節三　按註中兩已字兩措字見文王旺营企慕之心即是純亦不已處迹遠俱無人與事言聖人德盛仁至精神自然周密朱子所謂聖心如潮水上来無處不到是也須從心体上推勘晁湖文云雖耳目習見而此心之慎以密者惟恐細行不矜以累乎大德対云雖事幾未形而此心之重以周者惟恐先事失圖以貽乎後悔從揖入存心之敬故妙三王從文武層貫禹湯不可併講兩思字境界不同不可混講不合從思無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不合也須用另賴不可牟說継日極形其思之勤待旦極形其行之急須用憂勤惕厲大意不可呆講思不是懸想便有斟酌变通在

王者章　張秀陵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継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　邵二泉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

天下無王者則此義寄於伯國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王者節　按此節大意云群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而雅詩因之不復作也詩亡是迹熄之証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継詩教也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元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然後字見孔子原非樂於作也使王迹不熄大義見於王者之政教號令而孔子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固所甚願至詩亡然後作則孔子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也

晋之節二　按晋之乘節猶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筆削之先与晋

乘檮杌一樣無關王迹之存亡也其事盡屬於桓文正爲王迹降爲伯功此句最重文即載事之文義字檃括全經之旨　附顧文有陽興伯圖以寄王迹而姑存一時之空名者有明黜伯圖以尊王迹而特立千古之大義者有時申王於伯令東周衰見之主不至退而與臣下並有時屈伯于王令吞弱併強之君不得進而與共主衡此數語最見本領　又義單事文兩項説其事則齊桓晉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章　按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〻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子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子承于孔子之後其權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分明要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非止善一身已也

君子節二　按君子小人以有位無位言重小人邊澤如手澤口澤之澤其人已沒而風味猶存猶水之餘潤而爲澤也孔子萬世不磨豈止五世況猶在五世之內則傳道之確可知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無非明王迹意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脈相承處

可以章　按此章就爭之介在兩可者以明過猶不及之意照註重下二段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徇利烈士以之徇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別其於傷義則一也　又廉惠勇俱屬義中事傷字只畧有玷缺要看得細

逢蒙章　按此爲取友而發前後只爲羿說首節斷羿之罪下節借形只重在端人取友上端在心術上看

逢蒙節二　按罪羿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已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語非本文正意以節是罪羿斷案重在孺子身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云合於義也　歸熙甫自孺子言之則為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為欺君時則為庾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于上無敵于下殺其為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世闢可也此說雖是旁論解非本文所重然洵為別解

西子章　按此總勉人自新意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度于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見神哉

西子節二　翼註此章重在悛思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久而移　困勉錄君子之不敢爲惡必欲爲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此言善惡感應之速特爲下等人說法耳

言性章　呂晚村從來言性者皆因用智穿鑿而錯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故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楊之徒言耳不得看作兩橛按智是性智而鑿則性惡矣孟子恨用智者之自私而性之不明于天下也故言此

言性節　按故字兼善惡在內蓋故之因物以見則者其于性爲有功而其逐流而忘源者其于性爲有罪首二句是從故字尋討出利字來乃其發端語也本即主字意言以利爲主也蓋情由性發而情之所動亦有拂其性之自然而愛惡相攻因感而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此豈得謂人之性本如是乎蓋言性而驗之故者必以善端在我隨感而見非有所爲而爲者是則性之自然也利也

以是爲主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何性不明

所惡節　按過至次節當去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　又所惡於智二句是本旨緊承上利字來最重本節三智者俱是小智鑿对渾淪者事物之理本無處可容私智今乃妄生意見決與剖微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創造一番議論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禹之行水不是譬喻蓋此是古今一大智之事踈瀹決排何嘗無事但因水性之就下而導之雖有事而寔無事也若禹之行水句總碍下且虛說下四句且方實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二句

天之節　翼註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利故而利在其中　按日至冬至之日也凡造曆者必據曆原而以千古歲月日時皆甲子者謂之

上元以為曆始蓋以建子月為歲首算之則甲子歲為氣候之始十一月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此際日月為合璧五星為連珠皆會於子無有盈虧至極也日短至此而極自此一陽生而日漸長治曆者先就今日逆到起初源頭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千歲指已往說上古日至不止千歲此則大槩言其久耳

公行章　體註通章重礼字上是為吾身守礼下是為朝廷明禮佔地步者以此絶小人者以此

公行節二　按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職之喪耳礼父母死赴于君々吊之　又右師往吊當時必先有先右師而在坐者故有進右師就右師兩項二句已寫盡趨利醜態孟子不與言兼不進不就說衆人與言驩不為意孟子是驩所敬重而樂其親已者故不悦

間之節　按位是站立位次階是班行階有許多衆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朝廷二句是礼文踰階並揖者與言者必先之以揖也

君子章　吳因之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節為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礼只在用上看非以此為存于心下方施于用過至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礼存心者何如

君子節　說統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所存主也仁礼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把以仁礼存心說到本原上去　又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礼存心正是异于人處

四書脉以仁礼存心即是常存此愛人敬人之心非謂仁礼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

仁者節五　吳因之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礼施於常三
自反爲仁禮施于变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
君子之存心耳　按仁禮之施是对下驗字說不对上存字說盖
存即存此愛人敬人之心也施是我去愛敬人驗是人來愛敬我
一施一報本理之常有人於此〻字指我愛敬之施言〻有人爲
乃我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横逆云〻此物不宜至其
至焉者必仁礼之未盡耳忠不出仁礼之外仁礼無一毫不盡便
是忠妄人三句非但置不校也不足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盖
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也

是故節　按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
工夫乃若所憂則有之言有所以用其憂者在也舜人也以下要
句〻在君子存心上講法天下傳後世不惟要存仁義礼來且要見

處变而不失其常意方與上文相関如舜而已矣不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允若一般横逆都忘了方是釋憂曰子君子不患正引之以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禹稷章　體註此章見顔子可同禹稷即陋巷中具有唐虞事業以寓自負之意首二節是叙事孟子斷以同道正推孔子同賢之意以斷之禹思二節正發明同道處末二節特設喻以足上文

禹稷節　按禹稷所處之時洪水艱食天下雖若未平而君明臣良天下已有所賴以平故曰當平世　日過門不入則非過門之時可知三過三不入則从於其外可知孔子賢之者以禹稷所行之道即孔子之所欲行而禹稷所遇之時即孔子之所欲遇也

顔子節　按陋巷簞瓢重退處不重安貧要想他閉戸獨樂光景

王觀濤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亂世便見顔子當脩已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

同道節三　按禹稷顏子出處不同孔子何以均賢之蓋以其道之同耳道公之可以濟天下私之可以樂一身私非聖人意也地也故禹稷急於救民而顏子不然地不同也易其地則皆然矣出事堯舜之君顏子豈憚于勞入聞夫子之道而悅禹稷豈不能樂此節錄明文三節大意已括

今有節二　按聖賢易地皆然只是各當其可兩可字最為圓妙上文且勿露此意　呂晚村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已說明二節正喻顏子之是以知如是其不急總結明大意耳

通國節　体註此見衆惡必察意重設心二字律其罪於世倫之外原其於自責之中所以解通國之議所以解其父之愁所以免章子之孝無限妙用

通國節二　摘[illegible]三箇不顧父母之養要分別惰四肢則不能顧博奕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子父節三　按子父責善是子責父善此是正言匡章不孝處爲父所逐不歆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其妻而逐其子也是則章子已失揔承責善自責而意說　呂晚村末一句正對通國皆称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是述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礼貌是不絕他不是取他亦已不容之答

曾子章　張孝陵居武城是居鄉居于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因人地殊之意與地以人重之意無干先生字君字亦屬下文論斷眼目

曾子節二　按忠在心敬在貌兩成日亦可味皆無定見君子可去則去可守則守內斷于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　又上節摹他遠害情景一去一反有漠不相關意下節見一去之間所係之重如此

同道節　按父兄只當一尊字对下微字看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曾子理不當与難子思理自應守死心中從不存利害兩見各行其是而已

王使章　按此是視吾道過高非覈其真偽意〻此是孟子初至齊時　翼註堯舜与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而見堯舜之異耳堯舜實不遠於人也

齊人章　按此恍求富貴者情狀之可恥指出所以求三字含無限醜態在內又不實說破他只借齊人作一樣子一箇人幻作兩個人刻畫如画由君子觀之句重是於熱鬧場中以道眼喚醒他

齊人節二　按當時鷄鳴狗盜之徒皆爲上客如齊人一輩与富貴往

来者不少故齊人終日妄想　晚村驕字從他妻妾眼中看出未覩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覩之驕通身都是乞兒相矣富貴之与乞人其情形敗露有何分别近來直以乞驕又驕術之一变也

冀誑妻妾必羞而相泣似不消由君子觀之羞羞者人之良心今人迷于貪求良心盡泯縱可羞泣亦不知了唯輕勢利而無茍求之君子方看得透耳

萬章

舜往章　[翼註]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也

舜往節　按看来慕而不得則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此二字已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説明是怨已故萬章誤認以為怨親

父母節　按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邊長息則云吾不知亦是疑其怨親非爾所知尊重聖心深遠人莫能識不重長息不足以知聖人孝子實指舜説供為子職緊根着竭力耕田説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

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
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也
帝使節　按上文只說往田此又說到九男二女寧處見得舜之怨
慕不惟號泣於往田之時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遂
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事舜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也舜
自徵庸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然胥天下是與之相視天下
使為相也遷之是又使之為君順於父母即前言諭親於道四岳
薦舜時已蒸乂又何以云不順蓋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
不然舜視頑嚚有一分未格便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
帰即帰根之根人本乎父母不順父母便無歸着此最形容舜迫
切之至情出

天下節　按上節說舜之事寔此只就上覆說一番以推舜之心是有如此蓋舜之憂因不順父母而生則必因順父母而解此處已見得終身慕了末節不過因此贊為大孝耳

人少節　吳因之末節贊其異于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能親益明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　吕晚村少艾妻子仕君大孝亦有之不是屏棄一切專去慕父母也語語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更親切

娶妻章　翼註此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傲象為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此其所以為聖人

娶妻節　按告則不得娶正答不告而娶之問不詳所以不告之意

見告之不必泥也恨怨謂爲父母所恨怨非恨怨其父母也

舜之節　張彥陵瞍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患瞍逆已之命只恐舜不敢逆親之命不若大家相安于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如此　程竹山瞽瞍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于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瞍也

完廩節　翼註象憂亦憂二句寬説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詭蓋爲憂欝陶爲喜講完二句方截去今日欝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歸重喜邊与下文僞喜相應陳大士象憂而舜死矣舜非憂其死憂象之死其兄象喜而舜生矣舜非自喜其生喜象之生其兄也

然則節　晚村於子產口中要見得校人摹寫之眞於校人口中要

見于在聽信之易翻覆者來只是可欺以方一句耳　馬君常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耳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感即應之妙

象日章　按通章總見舜愛弟之仁封之者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者亦是善全其親愛之仁外註仁至義盡不並重

象日節二　按四罪而天下咸服只要說舜之有罪必刑刑必當罪以陪封象之疑耳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庳之民奚罪句相對仁人固如是三句一氣讀意雖重在流毒有庳然語氣却是說他不仁公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以下方明舜處弟之厚親之欲其二句自是合下如此至封之有庳方斟酌出曲全之法

敢問節　徐岩泉舜處象最厚當時一切政事皆吏代治固是使不

得肆恶亦是保全他况無事權覊絆又得時常來朝欽其時常來朝者亦有意在不但是欲展覲〻之情盖朝廷礼法所在忠孝誠敬俱見於此舜不忍置象於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寓薰陶之意耳　按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豈得暴彼民故正為有庳之民奚罪句雖然一轉見舜不特為民計者甚詳而其為己之欲見其弟計者亦至切及責以政即五年述職也五年是常期述職是政事舜欲常見象故不拘此限

語云章　說統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句下三節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断其妄盖曰揖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曰尊之養之則瞍之分更隆于舜安得謂之臣父

語云節　蒙引盛德之士至岌〻乎皆是時人語盛德三句古語本

意是言盛德于臣即君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末節孟子之意
時人錯解引來爲責舜孫本言士雖盛德必不得屈君爲臣屈父
爲子見德不勝分都是說舜不是處若說德盛雖君不得而臣之
雖父不得而子之則与下有處殆哉俱置不去　按堯老句已斷
盡非臣了堯典以下只是證此一句三年二字宜連上句讀堯老
舜攝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

舜之節　按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者爲王臣者當均任之何独
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方與咸丘蒙所引相應賢子不重意非意
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云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
也或置身于異代以俯仰其景縣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
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迷或于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
真精神默相迎合處　吳因之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說孝子

之至節承既爲天子說然辨舜不臣瞽瞍其最著實處全在孝子一節

孝子節　按此節大意云以舜爲天子可臣其父吾以爲舜爲天子正所以尊養其父耳孝子之至四句泛說爲天子父四句就瞽瞍說　呂晚村至字須從無準則處看出準則句〻要放得活到到底有未盡愜之意乃佳　按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尊養俱是一段真精神故曰孝思引詩只重則字此之謂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爲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不必贅承言話頭不必靠着武王

書曰節　按祇載以平時言見瞽瞍夔〻齋慄以見時言末句緊跟上一句說言制令者父而斡旋在子非父不得而臣何巧語翻案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堯以章　按此章總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而詳其所以與則歸之天究其所以為天則聽之民蓋天下能與則能取能取則能奪故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全把天下結到民歸上故以太誓終之

堯以節二　辭士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皆借禪受為口實故孟子直斷其無此理而歸之於天足杜奸雄窺竊之心矣　按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不能二字內便含天與人與意註天下之天下即是天下人心之所在但未明言耳

天與二節　按天非諄諄之命章宜不知之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以言授為示以示字代命示字甚明以下主事主祭觀之俱屬事上但事莫不由身而出則行固在其中所謂出身加民也

以行節　按本說薦舜于天而弃曰暴之於民正從民心驗出天意

天受民受謂受尭之薦暴非受舜也暴之即使之爲相摂政顕示斯民將君臨之意也

敢問節　四書脉所謂薦暴而受事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唯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爲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顕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看是尭薦之尭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尭之能也　按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

舜相節　困勉録朝覲訟獄之帰本于二十八載之久其理固然〻此節都分爲二節意对説二十八載之久是就氣數上説朝覲訟獄之帰是就民心上説不必合爲一段若下章則就民心上推原到天命又稍不同

泰誓章　吳因之以民帰爲天與其説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証泰誓

而申明之全要見得民歸爲天與乃鑿鑿可據之理若第言天似涉矯誣實証之民則確有可據此正聖人心事光明正大處

德衰章　翼註此章以禹益爲主而堯舜傳賢与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与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叙事而未断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断其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君賢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与天與賢四句相應　徐自溟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繼堯之道禹能繼舜之道賢之賢也如啓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啓是也成王是也子有真不肖者桀紂是也子有不賢而賢者太甲是也子有不肖而非不肖者朱均是也太甲始而顚覆已幾桀紂之倫旋而怨艾則

亦敬承之啓此不賢而賢也朱均能退處不與舜禹爭而上承父之讓下成相之賢則特不肖父之神聖而非桀紂見比也此不肖而非不肖也

德衰節　按否言無是事也不然則爲此言非也　天與賢四句重與子邊　高中玄堯舜傳賢非視天下重于己子之說天下與己原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与也故可與則与子以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　困勉録禹與舜之避朱子謂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此無庸議矣但亦緣當日天下既治朱均至此亦必稍改其舊習非必不可以承天下者況在廷諸臣如皐陶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德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

天下尚如洪水之時而來者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可君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亂彼舜禹即不為一身利害計獨不為天下利害計乎況此又難以夷齊之遜國為律也夷齊當日實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不顧舜禹則無不可立者吾知其必不以一避釀天下之亂矣　又自昔者舜薦禹于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天字

丹朱節　四書脉丹朱至未從此兩章段只宜在民心上說舜禹並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末方露出天字兩不肖只不如堯舜勿太說壞啓賢稍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心法相傳只是箇敬莫之為而為又推開說為是作為致是招致以氣數言謂之天以人皆限於氣數謂之命以天為主命字正見天之實落在人處故朱子云天如君命如命令

匹夫節二 按此二節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又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不重 又必若桀紂句要見得不輕廢意揔要見得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独一益言外便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独一禹蓋引商周相類之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非衰也

伊尹節 按相湯致王言其德可有天下嗣君顛覆言其勢可有天下而天意屬太甲則丙壬之二年四年天若任之三年聽訓天若啓之句々要見天與太甲意二年四年還指各立年數說典型即仁義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

周公節 唐士雅伊尹述其事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

尹二節本借容形主而猶之于夏又借主形容可見古人文法変
幻處

孔子節　徐徵紘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惟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揔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揔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　張彥陵義者宜也繼合于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字也禹非德衰明矣重繼邊

割烹章　按此章樂堯舜之道固是頭腦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樂道作用然不可以首節樂堯舜之道一句包下數節蓋首節是就窮養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自湯使人至況辱己以正天下于是就達施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末節復引伊訓為証見得伐夏救民在所必有則割烹要湯事在

必無　吳因之孟子辨割烹全把堯舜來壓倒好事之口蓋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負之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正見其事業之偉

割烹節二　呂晚村伊尹以割烹句有兩層時人撰此語專為自己卑污苟賤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義不見諸侯規諷　按耕於有莘節首二句見他祈嚮之正下二段是即其樂堯舜之道之心以想像他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　附明文萬作前幅云堯舜可治世亦可治身無二道也堯舜得道而達吾得窮道而窮無二樂也雍容揖遜有餘適也安知世有寵辱之端俯仰日用有餘閒也并忘身在夏殷之世　後幅云流俗之所素驚賢智之所忽動常在天下千駟而尹以道義置之賢智之所不屑庸愚之所敗壞常在一介而尹必以非道非義防之蓋道論其非則天下千

駟不大於一介道義其是則一介取與不輕於天下千駟

湯使節二　按上節觀湯之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幡然亦不是感湯聘之殷蓋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己之道必可行於湯也豈若三句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計非為身与君民事業功名起見

天之節．按此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斯道即所樂之道知字覺字淺尹樂堯舜亦居知覺之後但对堯舜言則為後對湯言則為先也予天民三句是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并不徇天下是何等擔當何等敬畏若一涉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

思天節二　按思天下之民五句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寔其事總為下況辱己以正天下張本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一所矜憐真是萬物一体之心自任天下之重言

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太大　按孟子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身賤行而始進不正者必不能建奇績於天下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維持世道處吾未聞二句要重看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于尹而疑之重與不去上

吾聞節　按前路節：可證無要湯事却無一語說明至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伊訓節　按引書正見尹正天下大關節處這等功業豈割烹者所能愈可証其不要　又放伐之爭湯猶自知有慚德而尹直任之如此可見他膽極大力極確唯其見得極到故敢如此

於衛章　按通章斷孔子不苟主重義命二字次節處常三節處変末節舉觀人之法見必無苟主之理然大意只重次節

於衛節二　按孔子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次節首句提起引弥子正與癰疽相形此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由孔子之言有命者觀之可見孔子之爲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礼義惟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決之于己而得失則付之命如此三句語氣一直說下見凡人以氣數爲命聖人以礼義之合不合爲命苟不合礼義便是命數退与不得矣

不悅節　按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驂乘二事微服正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當阨句重主司城二句言主於曾爲宋之司城而謚爲貞子者而其時則貞子適爲陳侯名周者之臣提出臣字便見非癰疽侍人之倫

吾聞節　按所爲主即遠臣所主即近臣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

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百里章　按通章辨奚無干主之事議論都是無中生有中節叙事末節斷語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內看出智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賢智二字是通章眼目

百里節　按此是戰國時人之言為此說者必謂恥辱之事賢者不妨為之乃欲借奚以自附會非為奚惜也孟子開口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益追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都要於此三字中見之方妙不諫句見得百里奚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着

知虞節　按智見其知所不為賢見其品行必不為須直提賢智二字破空立論　又通節六段文字當以首一段為主次段三段四段

以知默知廢知興分後二段以末一段為主上一段只吊起以存其業耳　晚村出脫百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只反覆推明此一句耳須要頓跌得此句透

伯夷章　張彥陵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群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又後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上

伯夷節　按聲色二句是耳目之所接不苟非君二句是身之出處不苟横政二句是處常之不苟與鄉人三句是處暫之不苟當紂三句總承上文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此數段只散散說去不必如上孟一段淺一段

何事節　按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亦二句是因其言而狀其行天之五句又述其言而推其故思天下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語意一串　說既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

使之爲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爲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

柳下節　翼註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衆處之和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对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　說統此由立朝說到居鄉總是不分尔我不惧世俗之意此正惠之寛處敦處

孔子節　按叙述三聖語無低昂至此徒以孔子也三字黙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久速處仕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故上孟用四則字有决斷意此處用四而字有圓活意

聖之節　按上文只是叙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人惟於天理人心無毫末未當處故謂之聖〻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聖之下加清任和時四字正見孟子辨析之精蓋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是

所独也倒説便非時字要分看合看合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秋冬夏無所不有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須知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中節之和彦陵云時妙於循環者大德之敦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川流

大成節　按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者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者謂之集々雖承三子説来要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人小以爲大也集大成也者至终條理也俱就衆上説勿夾入正意金聲玉振重在金聲上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聲也者玉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力金主於發揚故衆之初作藉之以開其始則凡以詠以間而十二律之度數所以宣天地之和者自此以交作而倫條理始矣玉主於断制故樂之終閑藉之以

收其韻則凡既和且平而十二律之齊量所以盡性術之變者自此以畢止而條理終矣始條理者樂之事而夫子知周萬物在于未應事之先者亦其事之所由始終條理者樂之事而夫子行無轍跡在於既應事之後者亦其事之所由終智字要見全覺意聖者字要見全体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聖智平說下節方說得聖由於智　又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揔始之終之猶三子各有智聖而孔子能包舉之也

智譬節　按此節智聖二字尚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出聖由于智意須於首二句下先補說必知之眞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方履其事然後接下方順智聖始終亦非眞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

周室章　箕註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

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鞋者特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當以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二意貫之

周室節二　按通章以略言爵以位定祿以田分設爵而祿因之爵祿君臣言班字有等級分明森然不敢僭意當聞其略見王制雖滅清議猶存猶可默持天子之統于不墜

天子節　按天子一位句提起天子無爵而爵之所尊也天子高拱六服承辟于是有公侯伯子男之各一位焉使之錯壤以居以大術成之義此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君一位句提起君詔爵是爵之所先也各君其國即各統其臣于是有卿大人上士中士下士之各一位焉使之分職以治以盡協恭之責此先王

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細者也此本震川先生文

地方節　按天子之制二句亦提起看曰千曰百曰七十五十總見不可增減意民功日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于天子即述職意也

之卿節　按此節内外一体見先王公天下之心卿之上有公而此只從卿始者蓋与天子坐而論道者爲公而官不必備則祿宜無定制故斷自天子之卿始　附說道安文内之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縱御之權其勢親而不尊等以公侯伯子男尊之也使知天子遇我与蒲穀躬桓同貴所以絶内臣覬望之私外之侯伯子男職任天子蕃宣不獲入參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等之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实与耳目股肱一体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先王封建初心如此

大國節三　按祿穫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穫薄而不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至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可此先王恤下之仁也語類君十卿祿〻者猶今之俸祿也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儲財為公用非所謂祿也　說約府如今斗庫吏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　孫疏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大夫各五人上中下士各九人　蒙引註中田數人數皆以百畝食九人推算上去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必食九人不可無百畝之田以養之大夫上士中士亦然若君卿人數或可稍減故君卿之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也

耕者節　四書脈末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中有不同處故又有此節　困勉錄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

國同者蓋庶人在官雖云与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
在官之祿有差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　按章內祿足代耕
凡三見而此以耕例之隱然見封建始于井田之意故以此結通
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蓋代耕之義上通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
代耕之極地耳

問友章　說統此章論交友之道只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
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末節把尊賢貴貴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
同于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費惠晉平帝堯正以古之不
挾貴者立箇尊賢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

敢問節　按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蓋疑是体敵之事上
下不得交相友也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挾是不是挾
以驕人即一念自負低下賢之意即是挾

孟獻節 蒙引此條不必泥張註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蓋獻子之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德也 按下半節四句一正一反俱說五人之忘勢而意實重獻子棄與忘勢者友則獻子之不挾貴者自在言外人多混看

非惟節 按師友總是友德不敢躋王順長息於師友之中正是尊子思類般處

小國節 蔡氏入云六句正平公之不挾處最重以下斷其末至是總一章轉関語乎不挾貴更進一步與共天位等正友德盡頭處非耻乎公也

舜尚章 按孟子本意是以貴爲差等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迥至舜尚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爲然也雖天子亦有之

用下節　按此節等上下之交而一之所以明士之重也明文翁作古之明王有以一人臣天下而不爲泰又有以天子友士而不爲屈者矣彼明王者有見於義之一也古之賢士有時以事天子而不爲屈卑亦有時以爲天子事而不爲傲者矣彼賢士者亦有見於義之一也

交際章　四書脉此章以事道二字爲主意孔孟之時侯王不親若過爲峻厲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心就是孔子從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爲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時顧爲道意思始得非區區在交際上論也

交際節二　按交際暗影諸侯下文說恭就賜者之心言何哉一問章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尊者賜之五句須要說向心上去見卻之卻之者其念頭

來得不好卻之爲不恭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就卻餽者

自家見得如此

請無節　按交際照取字看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接者何如以道是有名礼即其中節文一事說二句通章斷案在此斯字直截正对心卻者許多曲折

今有節　張彥陵引禦以爲例只爲下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　翼註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今之節　按猶禦数句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歛說予以爲有王者五句不是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爲可受耳法与義雖是兩項卻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可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道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

俟不是盜也　徐自濵義之為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
不嚴義之爲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寛　四書脉獵
較魯之舊俗子亦獵較只是隨他去不禁止他講獵較見是取物
不以禮者方与受賜有闗若但云同俗便不切
洪則節　按非事道與跟上獵較來且混〻說曰事道奚獵較見獵
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云〻且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
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為之兆也三句亦
見其為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事道此一節
大旨　又為之兆就簿書推開說凡孔子三月大治內所行者皆
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使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知聖道之
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故不去而留於魯正欲以隨試即欲者示
人以吾道可行之兆也蓋正祭器只一事他所行以示行道之兆

者不止此變至道為東周皆兆於此兆足以行言人已知吾道可行而不行是知而不竟其行而後二字正戀戀事道不重決去意是以句總承上四句來若淹使非事道矣此就上仕魯而概推所仕之國如此

孔子節　因勉錄通章以交際為主上文即獵較以明交際之不可卻此節合孔子生平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必卻際可是主行可公養是賓　按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仕不可說得太好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　張彥陵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之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故卻之以絕夫行道之機也哉

仕非章　倪滄柱艾千子論此章謂亂世之君子而言最為卓識若泛立朝而道不行發論則前数節便贅士餬口一官或見公卿祿祿即慷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不可　按此則通章口氣當云士君子生當晚近抱道野處而貧無以自存則亦有為貧而仕者為貧而道既不行必辭尊富居卑貧安抱關擊柝易稱之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以出位為罪而無行道之責此見卑貧之可安立朝則以廢道為恥而非竊祿之官此見尊富之難居大意歸結到君子處亂世知道之不行不得已而為貧而仕只宜辭尊富而居卑賤也

仕非節　按非為貧暗照行道講為貧見道與時違意註曰有時乎便見非仕之常下二句伴說

辭尊節二　按居貧是薄祿與為貧字不同惡乎宜乎是於卑貧中又

要擇其所宜居抱關擊柝亦不是限定此官只是舉例之詞耳

孔子節　按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會是總算計是分算而已矣三字言即此亦不可曠職然吾之職不過如此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此其所以可居也　吳因之要看称職与行道異處盡職有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濟康乃為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

位卑節　朱子位卑者人責不加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仕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　晚村孟子此章專為為貧而仕者發即章末一句亦是從為貧者意中惟恐有曠官竊祿之恥故寧辭尊富而居卑貧耳

士之章　按通章大意言士止受餽而不受賜但就是受餽亦須餽

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之大門之外矣豈得謂為能養乎夫能養者必如堯之於舜不徒養而又舉斯為尊之極即為悅之極耳

士之節　按諸侯失國四句言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礼也所貴乎士以其有礼而已而敢以託于諸侯哉夫託於諸侯是失國之諸侯也非士也此不敢以名分言

君餽節二　按餽與賜異者餽是餽送如餽膳餽蒸豚之類本文又轉出周字益明賜是賞賜即常祿也与尋常餽送不同託與賜相近總是食其祿故不受賜于上正見不託諸侯處此不敢以職分言

不識節　按引子思見士雖可餽亦要人君餽之有道子思不悅照下僕僕亟拜但此處宜含蓄無餽雖是悔悟却又并廢其礼總是不能養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養下二節方說明

敢問節　張彥陵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于賢者必何如而可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爲養賢之道

堯之節　吳因之繆公問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　按使其子數句与前章不同此處句〻要點養字上位是上相之位能舉方見能養能尊方見能悅〻以心言尊以礼言　蔡氏此示人君養賢的標的見士不遇此只合守爲氐之礼

不見章　按通章總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往見不義句爲主禮義二字是其眼目意只重士之所以自處而君之處士帶說玩總註可見即上章亦當如此看

不見節　四書脈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言二臣字

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詞蓋率土皆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未赴槖征之選者礼只是安爲民之分若遽說自重之道便使下往見不義意了

庶人節　存疑上節問義孟子荅以礼此言不義而註又云士之礼者蓋不守礼而往見便是不義失禮故不義不義因無礼而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翼註章旨不重守分只宜在自重意上發揮

且君節　按欲見之三字跟上君欲見之句以反詰之爲其賢二句章所見亦高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德字兼多聞与賢說而多聞与賢只就一人身上說

繆公節　說統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重在以德上干求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一步曰況可召与是回顧召之則不

往見句勿再粘子思繆公說

齊景節二 按虞人是旁証对子思不過両段引証帰重而況可乃旨況乎以不賢人之招ゝ賢人乎二句餘俱輕帶 又招虞人何以通章以虞人為主脩言之明旌不可槩用須云招虞人唯以皮冠外此庶人不過以旃士不過以旂惟大夫然後以旌ゝ豈可招虞人句宜虞人不往也

以大節 按大夫二句緊接上文提過下又從虞人推出庶人演說二句跌入況乎甚有力 說約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矣故曰不賢人之招

欲見節 張彥陵所謂道即礼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 翼註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礼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指出處引詩只証由路而

不及礼者舉此以見彼也

孔子節　焦漪園礼義無定体無定用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礼義居官時又以赴召為礼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子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相律乎

一鄉章　按此章廣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言外意須分別　說概不徒盡應求于一世尤當即契合於千古重後節提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如此

一鄉節　張彦陵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故氣味相投一求便合耳此是應求的道理

以友節　按又尚論古之人達下頌讀頌讀在友天下之善士後亦不是尋常頌讀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番揣摩工夫工夫不離詩書亦不泥詩書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即格物窮理與身心性命閱通通處曰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爲一方可云尚友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

齊宣章　按君有親疏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孟子所对一出于正所以動驕主虛己受善之心

齊宣節四　按問卿是問爲卿之道同姓之卿其權重情親原有宗社之責者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盖以宗社爲重君爲輕故行權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疏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不諫不聽便去盖以道爲重位爲輕故守經　四書脉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

格心不得又須有斡旋調護之法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〻起而易之易之不但全我國亦以全我君也異姓之卿至反覆諫之不聽則天命人心到此有非卿一人所能為者去則尚可冀君之悔悟圖復非悻〻而去漠不相關也